

第三十九段 會佳期得遂夙姻 謁山嵐重逢桂蕊

艾炙見蘭瘦翁尋訪雪香，知偽書之計已破，卻不知雪香在西子廟作寓。是日走到西子廟來，一頭撞見雪香正欲避走，早被雪香看見，呼曰：「艾兄，今日幸會。」艾炙聞呼，祇得走上前來周旋。雪香曰：「去歲煩艾兄為蘭氏寄書到舍，殊多簡褻。」艾炙曰：「去歲叨擾尊府。」松聞雪香言為蘭氏寄書到舍，知是造偽書的艾炙，乃呼曰：「此即破人婚姻者耶，我松翠濤決不爾貸！」遂一手揪住艾炙欲擊，竹與雪香解釋，艾乃抱頭鼠竄而去。竹曰：「翠濤何必如此？」松曰：「這樣奸險小人，我松翠濤豈能容得？」雪香曰：「翠濤此舉亦足褫艾炙之魂，真是痛快人心。」月鑒曰：「松相公真豪俠之士。」竹笑曰：「翠濤若是習武，怕不是個起起。」松曰：「有文事者必有武備。似你專用毛錐，若遇無可用之，他例似大蔡縮頭。」竹曰：「我這毛錐若錐到尊闈，自然是要縮頭的。」月鑒曰：「相公們俱是玉堂貴客，也喜說戲謔話。」雪香曰：「功名何足以拘人？」於是坐談半晌而罷。

蘭瘦翁自西子廟歸，對池氏說前秦生即是梅生，池氏亦甚驚喜。芷馨聞之以告猗猗，猗猗曰：「那山家女子所說，我早知其不謬。」芷馨曰：「梅相公今年大魁天下，小姐真是有福哩。」猗猗曰：「這是他的福命。」於是瘦翁擇日成禮；猗猗聞之潸然泣下，謂芷馨曰：「我得事梅郎自是得所，但我父母膝下無兒，我隨梅郎去後，這桑榆暮景有誰侍奉？」芷馨曰：「老爺、太太必有萬全之策，小姐不須憂慮。」池氏亦憂及女兒去後膝下無人，瘦翁謂池氏曰：「我想向來原是在羅浮居住，於今不若再搬回羅浮去，庶可與女兒常相聚首。」池氏稱善。

婚期將近，瘦翁收拾自芳館為女兒洞房；接松、竹為媒，即在自芳館北客房居住。松指隔牆謂雪香曰：「你從前在這裏作寓，這隔牆是尊闈臥室否？」雪香曰：「是也。」松笑曰：「難保無逾牆相從之事。」雪香曰：「翠濤是何言歟？」竹曰：「去年雪香在這裏，不過是兩下留情。至若苟且的事，我可以信其必無。」

到了花燭之夕，松、竹作詩詞相賀。竹詩云：

赤緊溫柔第一巡，鴛衾錦帳不勝春。
豈知此會新婚夜，仍是當時舊遇人。
扣解芙蓉羞半面，香含豆蔻現全身。
兩雲初歇陽臺暖，定比從前笑語親。

松填《江城梅花》一闕云：

良宵風月價誰論，盼新婚，到新婚。兩個含歡，有酒對芳樽。夜漏迢遙人語靜，翠幃裏，便惺惺、無限情。

此情此情怎能禁，臉兒濫，口兒親。睡也睡也，睡得穩、著意溫存。你個去年，花月照閑庭。早想合他同處寢，僥幸也，到今宵、事竟成。

雪香看畢，曰：「二兄高才，弟一時不能屬和。」松笑曰：「雪香的心早已莫知其鄉了。此時諒必想不出一句甚麼來，你不同也勉強你。」

至夜二更後，雪香歸到自芳館。芷馨見雪香入，即出房而去。雪香與猗猗此夕相見，比從前更有一種風情，令人領略不盡。雪香謂猗猗曰：「去歲與卿別後，誰想竟有今日。」猗猗曰：「去年郎君改姓更名來寓妾家，妾恨無投梭之拒，至今思之殊深愧悔。」雪香曰：「卿何作如此語？去年我來兩月，知卿貞靜。彼時卿得艾炙偽書，祇道我已別娶，故不得不擇佳婿為終身計。與我詩中寓意、眼底留情，亦何足怪？假若無艾炙偽書，卿必貞守舊盟，決不輕易於動念。」猗猗曰：「郎君此言，正道破妾的苦衷。」雪香曰：「我去年與你留情，也是為偽書所誤。假若無那偽書，我亦必靜待佳姻。即有如卿才貌雙全的人，何敢復生妄想，致等諸薄幸一流。」猗猗曰：「郎君去年若不改姓，倒免得一番周折。」雪香曰：「我若早知卿家姓蘭，也免我夢想神思。」猗猗曰：「彼此都是一樣。」雪香曰：「我前日來時，若不說是姓梅，你家也還要訪姓梅的，豈不又費周折？」猗猗曰：「妾已早知郎君不姓秦的。」雪香曰：「卿怎早知我不姓秦？」猗猗曰：「今春偶遊西子廟，遇一姓山的女子，那人是從羅浮新搬來的。我偶念桂蕊贈你的詩‘不遇范公全晚節’二句，他即念上二句。我遂留意邀他到家，問及此詩，他便說不是姓秦；且知君與桂蕊的事甚悉，君與那人亦有情否？」雪香曰：「不知有這姓山的。」猗猗曰：「他是羅浮人與君不遠，何竟不知？」雪香曰：「羅浮女子甚多，我何能知？」猗猗曰：「他何以知君與桂蕊的事？」雪香曰：「桂蕊乃銷魂院名妓，那女子知得亦是常事。」猗猗曰：「桂蕊有才貌是以有名，那婦子亦有才貌，何竟無名？」雪香曰：「才貌如何？」猗猗曰：「比妾似還勝些。」雪香驚曰：「離我家不遠，哪有這樣好女子？」猗猗曰：「聽他言語亦似與君有情，我疑即是桂蕊。但桂蕊即蒙郎君贖他出院，何得到這西冷來？」雪香愀然曰：「提起桂蕊令我心惻。」猗猗曰：「尚未出院耶？」雪香遂將桂蕊投水的事告知猗猗；猗猗亦深為惋惜，且曰：「那山家女子的父，從前亦尋訪郎君，何不去拜謁他家，或可見那女子？」雪香應諾。

到了次早，松、竹求見猗猗。既見之後，雪香陪到客室來。松笑曰：「雪香，你去年說‘世無西子難誇美’，於今得此佳偶，真是西子再世。怪不得你去年在這裏留連兩三個月，就是我松翠濤若去年到這裏，也必留連不去。」雪香曰：「我豈止在這裏留連不去，就是見了嫂夫人也是一樣。」竹曰：「翠濤每好戲謔，今日又便宜雪香。」松曰：「雪香所稱嫂夫人，即眼前人也。」竹曰：「翠濤這話不是這樣說。」雪香曰：「驢鳴犬吠何足污耳！」松曰：「你也是個同群。」竹曰：「彼此舌戰，可稱勁敵，於今當偃旗息鼓。」雪香曰：「我有一件疑事，二兄可以決否？」竹曰：「有何疑事？」雪香曰：「我們羅浮有個姓山的女子，才貌雙絕，兄等知否？」松曰：「哪有這樣的女子，我實不知。」竹曰：「你在哪裏見過？」雪香將猗猗在西子廟相遇的話，細述一遍。松曰：「那姓山的女子他怎知雪香與桂蕊的事，令人真不可解。」竹曰：「那山家既從前尋訪雪香，雪香亦何不到山家拜謁？」雪香曰：「正有此意。」

過了兩日，山嵐到蘭家致賀，瘦翁迎至中庭敘禮，山嵐曰：「僕遠遊兩月，昨日始歸。聞梅生已作君家令坦，欣忭非常。」瘦翁曰：「小婿頗快人意。」山嵐曰：「冰清玉潤，千古傳為美談，翁與令婿方斯不愧。」瘦翁曰：「聽君過譽。」山嵐即欲求見雪香，時雪香外出，瘦翁曰：「小婿方出外去了，翁可稍坐一時，俟回來即當晉見。」山嵐閑談半晌，雪香尚未回來，遂辭而回。

瘦翁曰：「令婿回時，煩向他說一聲，明早我潔塵以待，幸勿吝步。」瘦翁應諾，山嵐乃去。少時，雪香歸，瘦翁以告。

次早雪香來拜山嵐，山嵐甚喜。雪香一見卻不相識，暗思：「這姓山的素昧平生，何以這樣親熱，莫非也欲將女兒許我？但我已贅蘭家，彼未必復有此事。」因詢閥閱，山嵐具道生平。少時一麗人自屏後出，雪香一顧果是桂蕊，一時悲喜交集。桂蕊出與雪香攜手，嗚咽不已。雪香乃問投水後事，桂蕊細述。雪香復拜山嵐，曰：「原來是月香恩父，真失敬了！」山嵐謙遜一番。雪香復與桂蕊各道別後懷思，留戀竟日方別。

歸告猗猗。猗猗曰：「當西子廟相見時，我固疑是桂姊，於今果然是他。異日得以聚首言歡真是快事。」遂將雪香在銷魂院遇桂蕊的始末，告知母親池氏。池氏亦喜。松、竹聞之，謂雪香曰：「月香始終得與雪香聚首，庶稍解我二人前愆。」雪香曰：「前蒙二兄慷慨，事雖未成，終是感激不盡，何愆之有？」蘭瘦翁至，松、竹因告之。瘦翁曰：「小婿仗義，二兄玉成真是難得。」

過了月餘，雪香欲作歸計。瘦翁與池氏商量移家羅浮。雪香遂到山家求見桂蕊，言將攜猗猗回羅浮，約與偕去。山嵐謂雪香曰：「僕年老孤苦，子女俱無。此女雖是義女僕卻愛之如親生一般。今梅君欲攜他同歸，勢亦不能相阻。但此番一去，僕依舊孑然無靠，如之奈何？」桂蕊亦泣曰：「不是恩父相救安有今日。復與梅郎相見，若離父母而去，自難割捨。願郎君策一萬全。」雪香曰：「蘭家岳父亦移家到羅浮去的。月香姊既不忍割捨恩父母而去，亦可同到羅浮居住，庶得以常相聚首，不知恩岳父意下如何？」山嵐曰：「如此甚好，祇是又費一番經營。」桂蕊曰：「父親向在羅浮作賈，於今復搬到羅浮去倒也甚好。」山嵐祇得應允；遂擇吉日，蘭家及山家俱同雪香回羅浮去。

[返回 >> 梅蘭佳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